

选择决定成长 阅读改变人生

原创经典作品

欲报血海深仇，须过三重门。杀机四伏的《生死三重门》内，究竟藏有何种玄机？“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然而，大兵压境，狼烟四起，秀才不能不奋力自保，困境之中他究竟会抛出何种杀招？

龙腾砚

青少年爱读的中国民间故事读本

菊韵香◎著



蓝天出版社
www.ltcbs.com

菊韵香，原名张长菊，常用笔名菊沐雨，自由撰稿人，故事作家，上个世纪60年代末出生于大兴安岭林区的一个小镇上。平生胸无大志，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素喜咖啡、涂鸦和静静地发呆。当过教师，做过编辑，开过专栏，自2008年从故事创作以来，已有400余篇计200余万字散见于《故事会》、《百花·悬疑故事》、《山海经》、《新故事》、《今古传奇》等各类期刊，并有多篇故事被收入各种文集。

序 言

从前有座山

“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老和尚对小和尚说：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老和尚对小和尚说……”

记得孩童时代，每天晚上临睡前，我都要缠着爷爷讲故事。在我的眼里，没上过学的爷爷非常了不起，几乎对全天下的民间故事了如指掌，比如《癞蛤蟆姑》、《琛姑娘与瑙姑娘》、《孤儿当皇帝》，还有《孟姜女哭长城》、《牛郎织女》等等，讲得也尤为精妙传神，就跟他亲眼看到过一般。讲完一个又一个，见我仍不肯入睡，爷爷便会使出最后的“杀手锏”：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

这个似乎永远都没有结局的“绕口令”故事，总能把我绕进梦乡，比摇篮曲都管用。不过，好像是在上小学三年级那年，我发神经般跟这个故事较上了劲，屁颠屁颠地跟在爷爷身后，一再追问老和尚对小和尚到底说了些什么。瞅到爷爷也犯了闷，我倒摆出大人状安慰起他来：等我长大了，一定把这个故事写下去！

“从前有座山”，只是中国千千万万个民间故事中的一个。但就是这个简简单单的传说，让我爱上了故事，欲罢不能。大学毕业后，喜欢旅游的我每到一处，都会留心当地的趣闻轶事。对这种口口相传的文艺题材，有的地方叫“瞎话”，有的地方叫“古经”，在许多人看来，它只是耕种闲暇的“消遣品”，茶余饭后的谈资笑料，如“下里巴人”很难与“阳春白雪”相提并论一样，登不得大雅之堂。

果真如此吗？

此后，在从事小说和剧本创作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当然，想的最多的还是“从前有座山”——这座山在哪儿？是高山还是低山？山上有座庙，庙是什么年代盖起的？老和尚多大岁数，为什么要剃度出家？他的身世如何？又为何要给小和尚讲故事……如果发挥想象，给出合理的解释，很有可能会是部优秀的作品。忽而有一天，我动了重新创作这个故事的念头，也坚信民间故事绝非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而是一眼隐藏在深山密林中的活泉。它的生命，它的活力，同任何文学形式一样蓬勃，精彩，生动，鲜活！

6年前，我终于下了决心，从今往后专门写故事。一旦静下心，你就会发现故事里的世界无比精彩，它传达给世人的道理虽朴素却厚重，格外耐人寻味，发人深省。就像不老的传说《孟姜女哭长城》：始皇时，劳役繁重，青年男女万喜良、孟姜女新婚三天，新郎就被迫出发修筑长城，不久因饥寒劳累而死，尸骨被埋在长城墙下。孟姜女身背寒衣，历尽艰辛，

万里寻夫来到长城边，得到的却是丈夫的噩耗。她痛哭城下，三日三夜不止，城为之崩裂，露出丈夫尸骸，孟姜女于绝望之中投海而死。想想看，这般惊天动人的爱情是多么的感人，多么的悲壮，再看看时下“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爱情，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反省吗？

还有前文提到的《孤儿当皇帝》，它使用极其简单明了的语言讲述了一个情节跌宕的故事：一个孤儿有幸娶到天神生老的幺女为妻，皇帝得知后，非常仰慕幺女的容貌，思之再三决定与孤儿换妻，并将皇位让给孤儿。幺女设计置皇帝于死地后返回天庭并生育一女，又与其女历尽千辛万苦与孤儿团聚后共同治理国家。这个故事与时下年轻人追捧的《杜拉拉升职记》一样充满了励志元素，通过孤儿从穷苦孩子到皇帝的描写，展现了苗族人民渴望幸福、进取向上、不畏权威、英勇斗争的精神风貌。别人能写出如此寓意深刻、脍炙人口——是的，民间故事多以口头形式传播——的作品，我为何不能？这种传统的讲故事模式，又能不能加以突破，融入时代特征？在创作故事的过程中，我不断学习，思考，尝试。一路走来，蓦然回首，居然发现自己也写出了数百万字的故事，大多数都得以发表。

我深知，我的精力和能力都有限，但在民间故事创作这条道路上，我不会轻言放弃。我会继续前进，继续完善“从前有座山”的情节，让这座山、这座庙里的老和尚和小和尚的故事传得更远，更精彩，更动人。

目 录

第一辑：生死三重门

生死三重门

血蟾蜍

鹤坟

秀才遇到兵

猫命关天

致命驿站

袖中乾坤

赌之大者

第二辑：血玲珑异案

血玲珑异案

憨头闯关东

悲情马头琴

黑松岭刀王

童子尿

“矮矮”在上

梅山鸭王

赌客风云

鹰羽飞扬

第三辑：给子弹安上天使的眼睛

生死相依

龙腾砚

绝境奇兵

给子弹安上天使的眼睛

烟洞奇缘

蓬莱奇案

义羊冢

冷美人褒姒的那点旧事儿

关中选陵人

第四辑：巧计除娼患

美人有毒

仁者无敌

琴音母心

瘦马扬州

冯士彦怒烧檀香棺

麴城洪殇

无名谷中菊花香

至高谋士

巧计除娼患

第一辑：生死三重门

生死三重门

（一）仙人窟内藏仇家

早在唐懿宗执政期间，山势陡险、古木参天的怀玉山中隐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天然迷宫，名叫仙人窟。仙人窟内洞套洞，洞连洞，玄关遍布，即便神仙驾临，若没有好记性也会迷得晕头转向找不到北。但就在这座诡异莫测的石窟内，却住着一帮20岁左右的年轻人，天天舞刀弄枪，偶尔也做点杀手生意。其中，功夫最好的当算马威、马武兄弟。

一天午后，马武正在桃花洞练功，无意中听到一阵苍老的声音从洞外传来。

是师傅温玮。温玮自幼喜好武学，小小年纪便拜高人为师，练得一身出神入化的好本领。

马武急忙迎出去，想讨教几招，没走几步却又收住了脚。

透过洞口倒垂的石幔望去，只见师傅带着韩健、宋善钧和符魁符梧两兄弟走向生死门。在仙人窟住了七八年，马武从未进过生死门。听说，打开生死门，便是生死洞。洞内有三道门，每一道都凶险万分，稍有不慎就会搭上性命，魂归地府。韩健等四人的武功虽说不上差，可跟大哥马威比起来，尚差着一大截，师傅带他们要去干什么？马武不觉心生纳闷，悄悄跟了上去。

站在石门前，师傅温玮一脸肃容开了口：“韦保衡为人奸诈，诡计多端，是个非常难对

付的主儿。而这次行动只许成功，不容有失，所以，为师必须启动生死门，慎重挑选人手。如果你们四兄弟没把握，可以选择退出。而一旦进入石门，再无退路可寻。”

侧耳细听，马武听出了个大概，这是一次极其危险的刺杀任务，只有顺利通过生死门的考验才有资格去执行。心下想着，马武快速转身，直奔狮子洞。

狮子洞是马武兄弟和康孝义、赵勇在仙人窟内的住处。眨眼功夫，马武已撞开门，急急喊道：“大哥，康兄弟，快过来，我有事要和你们说。”

马威生性孤僻，平素沉默寡言，除了练功就是擦拭他那把寒光四射的龙啸剑。听到二弟招呼，马威抬头看来，静等下文。得知师傅要派韩健等人去执行任务，他二话不说，抬腿就走。

“大哥，别急，你听我说完。”马武拦住马威，恨恨说道：“你们知道要刺杀的人，是谁吗？”

“谁？”康孝义和赵勇也围了来，齐声问。马武一字一顿地道出了个名字：“韦保衡。”

韦保衡？马威先是一愣，接着猛地推开马武奔出了狮子洞：“既然是这个信口雌黄、十恶不赦的狗贼，更应该由我去结果他的狗命！”

“还有我。杀父之仇不共戴天，马大哥，我跟你一起去！”赵勇抄起鬼头刀，快步跟上。康孝义也不甘落后，咬牙切齿地发狠：“在仙人窟待了8年，我苦等苦盼的便是这一天。走，咱们去跟师傅请命，我要用恶贼韦保衡的狗头祭奠我含冤死去的爹娘！”

（二）美人薄命遗凶祸

被列为行刺目标的韦保衡可不是一般人物，如今官居集贤殿大学士，备受当朝天子的倚重和信任。不仅马威马武两兄弟对他恨之入骨，仙人窟的每一个年轻人都和他有一笔血债要清算。提起这笔债，不能不说短命公主李梅灵。李梅灵是唐懿宗的长女，被册封为同昌公主。

同昌公主心灵手巧，温柔娴淑，越长越像号称“长安第一美人”的母亲郭淑妃，因而被懿宗视为掌上明珠。等到公主大婚，懿宗几乎把国库中所有值钱的宝物都作为陪嫁，搬进了公主府。就算盛唐时期的高阳公主、太平公主和安乐公主，若见了她那份举世罕见的嫁妆，也会眼馋不已。而既抱得美人归、又捞到天大实惠的，恰是新科进士韦保衡。

俗话说：朝中有人好做官，娶了金枝玉叶，老丈人又是高高在上的皇帝佬儿，韦保衡自是平步青云，飞黄腾达。祖坟冒青烟，功在同昌公主，韦家老老少少都同昌公主当祖宗一样供着，吃饭有人喂，出门有车坐，到哪儿都有一群侍从前呼后拥，小心伺候。据传，同昌公主经常吃一道菜：“灵消炙”，是用喜鹊舌、羊心尖烹制出来的。没几年，满长安再难看到一只喜鹊。然而，奢华的生活并没给她带来幸福，婚后第二年，同昌公主便身染怪疾，一病不起。

皇帝女儿要出点差池，那不可闹着玩的。韦保衡慌了手脚，四处寻遍名医，给同昌公主服用了无数名贵草药，主管御医马奇、韩宗绍等人更是带着20多位名医天天守在病榻前，连眼皮都不敢合一下。真是怕啥来啥，转过年，最受皇上宠爱的同昌公主一命归西，香消玉殒。公主殁了，韦家如临大敌，生怕皇上怪罪下来，诛灭九族。关起门嘀咕了半天，韦保衡想出个狠招：让御医当替罪羊。果不其然，懿宗大怒，要追究韦保衡的罪责。韦保衡吓尿了裤子，哆哆嗦嗦一通添油加醋，说是御医诊断不当用错了药，害死了公主。正在悲愤之中的懿宗不由分说，从牙缝里挤出了一个字：“杀！”

在这桩骇人听闻的惨案中，因遭受韦保衡恶语中伤而人头落地的不光有马威马武的父亲马奇、康孝义的父亲康仲殷、韩健的父亲韩宗绍等20多个曾为同昌公主看病的御医，还包括他们的亲族共300多人。幸亏时任京兆尹的温璋暗中相救，十几个孩子才侥幸逃过死劫，被偷偷护送到大哥温玮研习武略的仙人窟。转眼8年过去，身负血海深仇的马威等孤儿都已长大，无时无刻不在盼着复仇之日的到来。

眼下，机会终于来了。三拐两拐，马威奔到师傅温玮面前，直截了当地问：“师傅，您派韩健兄弟出马，是不是要杀韦保衡？”

“不是杀，是请他到这儿来。”温玮正色回道：“当年，韦保衡颠倒黑白，害了那么多无辜性命。我二弟几次进谏，结果惹恼皇上，落了个革职查办、含冤自尽的凄凉下场。数日前，皇上生病，久治不愈，韦保衡又胡说八道，蛊惑皇上将段神医等十几人打入死牢。要想救他们出狱，只能让韦保衡写下诬陷罪状，给天下人一个说法。”

“师傅，让我们兄弟去吧。我保证把韦保衡的狗头给您带回来——”

“我要的是活人，不是死人。”温玮打断马威，看向生死门：“韦保衡情知树敌太多，在府内设下了重重凶险无比的机关暗道。但为师深信，若能顺利通过师祖设计的生死门，捉回韦保衡当不在话下。”

“扑通”，马威马武和康孝义、赵勇同时跪了下去：“去韦府九死一生，韩健和符魁兄弟比我们小，不该以身犯险。”

“该谁去，生死门说了算。”温玮按动机关，只听“轰隆隆”一阵闷响，厚重的生死门缓缓开启。

“这个时辰，若韩健他们还活着，差不多已闯过了三道门。若……，唉，那也是天意。”温玮叹口气，接着说：“进入生死门，生死在自己。你们别怪为师无情无义，这是师祖订下的规矩。但凡执行重大任务者，务必通过生死门。谁能活着过关，谁将前往长安去请韦保衡。我还是那句话，现在，你们可以选择退出，而一旦踏入，石门关闭，再无退路可寻——”

话音未落，马威等人大声说道：“我们四人愿意闯关，誓死不回头！”

（三）生死门内定生死

石门闭合，油灯大亮，马威四下一望，盯紧了石壁上刻着的三个大字：天刀洞。下方还有几行小字，说的是天刀洞的规则：对面，有四个铁将军把门的石窟，每窟仅能容下一人。而洞内的石缝里只藏着三把钥匙，在沙漏里的沙子漏完之前，最先找到钥匙并打开石窟藏身者可逃过天刀之劫。

读完规则，四人不约而同地倒吸口凉气。这一关，考的是眼力，可四个人，三把钥匙，动作慢的注定要把性命留在天刀洞。瞅到沙漏漏得很快，马武禁不住心头一“咯噔”，忙忙大叫：“大哥，赶紧找吧，时间不多了！”

康孝义身形灵活，轻功不错，纵身一跃，便如猿猴般攀上洞顶，逐条石缝查找。其他三人也分头行动。片刻之后，马武欣喜地喊出了声：“我找到了，我找到了！”

“我也找到了！”康孝义从石缝里抠出一把金灿灿的钥匙，跳向第一个石窟。说来也巧，将钥匙插进锁孔一旋，“咔吧”，干净利落地打开了石窟。马武见状，箭步奔向第二个石窟。马威和赵勇也同时发现了最后一把钥匙，又同时出手抓去。恰恰此时，只听洞顶“铮铮”作响，成百上千把明晃晃的尖刀霍地探出，疾速压下。若再不打开石窟藏身，定被戳成筛子压成肉酱！

“仙人窟内皆是兄弟，生死面前，我岂能抛下兄弟不管？”马威一咬牙，硬生生撤回了抓取钥匙的手。可让他怎么也没想到，赵勇抓出钥匙塞进他的手中，又使出全力猛地一推，径直将他推到了藏身石窟前：“马大哥，你功夫比我好，赵家68口人命的血海深仇就交给你了——”

石窟刚一打开，用时已尽，尖刀森森的洞顶与地面顷刻间合为一体。

“赵兄弟，大哥这条命是你给的，你的仇便是我的仇，你放心吧。”悲呼声中，只觉一阵剧烈颤动，石窟豁然开朗。

出现在面前的这个洞，取名“龙吟洞”。从洞这侧到对面的生门大约20丈远，其间仅有一条宽不过两尺的石桥可供通行。桥下是黑黢黢的深渊，失足摔下必将粉身碎骨。此外，还有个看似毫无用处的设置——洞右侧的石壁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锋利无比的尖刀。

“大哥，这石桥看样子很结实，并无特别之处，我先过。”马武边说边迈出了第一步。对练武之人来说，过这石桥确实易如反掌。谁料，马威一把扯回马武，指向左侧石壁上的一块像极了龙头的大石说：“我觉得，玄机在那儿。”

马威猜测的没错。就在身边的沙漏开始下漏的那一刻，顿见龙口大开，狂风骤起，吹得三人摇摇晃晃，站立不稳。见此阵势，马武当即惊出了一身冷汗：上了桥，风大力猛，难保不被吹离桥面，撞向右侧的刀丛！

狂风劲吹，沙漏又在催命，如不及时通过石桥，龙吟洞就会崩塌，三人都将死无葬身之地。不待考虑出万全之策，马武突然笑了：“大哥，康兄弟，今生能和你们做兄弟，我马武知足了。”

“小武，你说这些干什么？”

“我要为你们打开生死门！”喊罢，马武猛力一踏，飞身扑去，死死握住龙须用身体堵住了龙口。马威和康孝义几个纵跃，有惊无险地奔过了石桥。

“小武，快往这边跳，我们接住你。”马威大喊。但，马武已耗尽力气，一松手便如风箏般轻飘飘荡向寒光闪闪的刀丛：“大哥，马家的大仇就靠你了。来世我们再见——”

“小武——”

过了两道生死门，折损了两个好兄弟，马威和康孝义红了眼，将满腔的仇恨都记在了恶贼韦保衡账上。面对最后一道石门，马威抽出龙啸剑全力劈击。剑石相撞，火星飞溅，石门却纹丝不动。不，门侧的沙漏动了。等沙子漏光，这个“血祭洞”会探出千百把利刃，和天刀洞、龙吟洞一样将人戳成血葫芦！

既然叫血祭洞，自当以血开启生死门。规则上写得一清二楚，只要用血滴滴与石门相连的那个拳头大小的瓦钵，就能逢凶化吉，逃出生天。可时间即将耗尽，就算两人一起割腕注血也来不及了。要想活命，眼下唯有一招险棋。念及此，马威心一狠正要动手，出人意料的是，康孝义却抢先一步将长剑架上了他的脖子。

明摆着，两人的想法不谋而合：断臂注血。

“康兄弟，你以为你是我的对手吗？我马威想做的事，除了师父外，还没谁能拦得住我。”马威直视着康孝义，沉声说：“当年，我们兄弟结义可有言在先，今生今世永不刀剑相见。”

“马大哥，别怪兄弟无礼，你扔了剑我就放开。快扔啊。”康孝义急切催促。

情形紧迫，不容僵持。马威垂下手臂，作势欲扔，康孝义挽个剑花，以最快的速度削向自己的左肩。马威陡然出手，在架开长剑的刹那，又飞起一脚将康孝义踢翻在地，接着挥剑冲左臂砍下：“康兄弟，你也是仙人窟一等一的高手。此行复仇，有韩健相助，你们定能马到成功！”

“马大哥，不要啊——”

（四）重情重义重生命

危急之际，一粒石子破空飞出，轻松荡开了马威的龙啸剑。

是师傅温玮。不知何时，温玮已走进血祭洞，立在了两人身后。愣愣看去，马威和康孝义全呆住了——一同跟来的，居然是马武和赵勇！

“小武，赵兄弟，你们——”

“大哥，我们……我们愧对师傅的教诲，让师傅失望了。”马武羞愧难耐，连连摇头。这时，韩健等四人也走进了洞。上上下下一通打量，马威顿觉惊讶，连闯三道生死门，四人竟只有手指破了点皮！

怎么会这样？马威和康孝义一头雾水。温玮没解释，又带着众弟子返回天刀洞。韩健从石缝里找出那三把钥匙，递给马威。细细一看，却是一模一样，任何一把都能轻松打开四个石窟上的铁将军！赵勇说，在天刀落下的瞬间，他脚下的石板也同时打开，救了他的命。

又走进龙吟洞，通过石桥则更为简单：狂风能吹跑一个人，却无法吹跑由四人并排紧靠在一起搭成的人墙。韩健他们就是如此通过的，而马武做出的举动，纯属匹夫之勇。只要齐心协力过了这两关，打开血祭洞的生死门自然轻而易举——一人只需数十滴血就能注满石钵！

“你们兄弟情深，苍天可鉴，也让为师倍感欣慰。”温玮话题一转，郑重说道：“不过，经历了这番考验，请你们一定要记住生死门的教训：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要团结一致，共同面对。更重要的是，即使身陷绝境，也不能轻贱生命。生命在，希望就在；命要没了，可就什么都没了。”

两日后，坊间传言四起，说不知是从何方来的神仙，神不知鬼不觉地避过韦府的重重机关，并在近百护院高手的眼皮底下掳走了韦保衡。又过了两日，长安城内的大街小巷在一夜之间贴满了韦保衡的悔罪书，御医被屠案的真相大白于天下。没多久，唐懿宗在弥留之际留下遗诏，不光赦免了为他看病的段神医等数十御医的死罪，还为当年含冤被斩的御医马奇、康仲殷、韩宗绍、符及和京兆尹温璋等人平反昭雪，修建祠堂，以供后人祭拜。祠堂建成，摆上供案的第一份祭品，正是韦保衡的人头……

血

这日午后，在前往颍州去势馆的路上，张让一头扎进街边的悦来酒肆，要伙计上一盘牛肉，两坛好酒。谁想，店伙计没动地儿，却讨起债来：“张小哥，本店本小利薄，实在赊欠不起了——”

“少聒噪！我欠你银子，是看得起你！”张让“砰”地一拍桌子，挥拳要打。店伙计见状不妙，忙去找老板宋友贵合计。宋老板无奈摇头：“像这种吃喝嫖赌、除了人事不干啥都干的主儿，不惹也罢。你再送他一坛酒，打发走了事。”

酒饱饭足，张让里倒歪斜地站起，冲店伙计发狠：“你记着，老子要发达了，第一个先砸了你的破店！”

银子欠着，酒肉供着，还拿狠话吓人，这也太不讲理了吧？瞅着张让晃出店，宋老板苦笑不迭。不过，张让还真不是吓唬他，7年后，灾祸临门，悦来酒肆差一点被砸个稀巴烂。这是后话，暂且不提。且说张让醉醺醺地一踏进去势馆，在酒肆灌下的那坛子好酒顿时变成冷汗，从脑门、从裤裆里涔涔流下——只见靠墙的一张木板上，赤身裸体地躺着个岁数不大的小伙子。人送绰号“小刀刘”的刀客在袖子上蹭了几下三寸尖刀，猛然下了手！

一道白光闪过，撕心裂肺般的嚎叫声随即响起。等惊呆了的张让醒过神时，“小刀刘”的手上已多了一副血淋淋的男人物件。接下来，“小刀刘”抓把香灰撒在小伙子的裆下止血，随后看向张让，伸出了大手。

不用说，人家要银子。可我喝酒都要无赖呢，又哪有钱打点你？再说，去势馆是官方开的，专门为朝廷输送太监，净身也不收费啊。念及此，张让强壮胆气，说：“我，我没银子。”

“没银子？那好，脱衣服，躺下！”“小刀刘”撇撇嘴，转身去取工具。工具取来，张让抬眼一看，当场吓丢了魂——

“小刀刘”手里握着的不是刀，而是一根细线！

东汉建宁年间，颍州去势馆非常有名气。因为宫中的大多数太监都产自这儿，个个净身质量高，重新“发芽”率极低。而刀客采用的阉割方式有两种：一刀，一线。一刀下去，只需忍受一时之痛；但用线勒断，那疼劲绝非常人所能承受。张让直痛得“嗷嗷”嚎叫，死去活来好几回，总算保住了命。

三个月后，张让伤愈，又经过半年培训，终于被输送进宫。谁也没有料到，没几年，张让居然飞黄腾达，成了汉灵帝刘宏最宠信的心腹，官居太监首领中常侍。为了继续往上爬，张让变着法子地哄皇帝佬儿开心，先是开办“四园卖官所”，公开卖官敛财；接着又在汉宫西苑设立“裸游馆”，大肆从民间搜罗美女，专供灵帝淫乐。一天，灵帝左拥右抱正玩得开心，却瞄见张让独坐一旁，自斟自饮，便挥手唤道：“张公公，朕准你与君同乐。”

俗话说：当着矮子别说矮话。张让早已净身，那玩意还在床头的药罐里泡着呢，怎么快活？心下想着，张让尴尬回道：“奴才不敢。奴才听说颍州美人如云，这就去为皇上再选几个来。”

灵帝一听，龙颜大悦，吩咐张让速速启程。乘轿出了宫门，张让越琢磨越来气：“小刀刘”下手既狠又绝，丝毫不给我留“发芽”的机会，而且还用线！如今，我是皇上的大红人，看我怎么收拾你！

两个时辰后，张让到达颍州。踱进去势馆，只一个眼神，随即便将“小刀刘”结结实实地捆上了木板。“小刀刘”大呼饶命，张让学着他当年的样子撇撇嘴，冷哼：“宫里缺个洗马桶的公公，我看得起你，才会让你去。来啊，取线，一寸一寸地给我勒，务必斩草除根！”

不消几下，“小刀刘”已难忍剧痛，命赴黄泉。解了气泄了恨，张让又命随从挨家挨户地搜，凡年满14岁的女子统统集中到街口，以备挑选。随从得令，如狼似虎般蹿去。就在鸡飞狗跳、哭喊声四起的当儿，张让盯紧了一个地方：悦来酒肆。

想起当年说过的话，张让一挥手：给我拆！“噼里啪啦”一通打砸，悦来客栈登时门破窗烂。店老板宋友贵惶惶奔出，劝阻：“大人，使不得啊——”

“老东西，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瞧瞧，还认不认识我？”张让抬脚将宋友贵踢了个四仰八叉，恨恨地问。话音未落，忽听酒肆内传来一阵哈哈大笑：“大人是张公公吧？老朽想和公公做笔买卖，不知可有兴趣？”

放眼看去，说话的是个鹤发童颜的老者。

“做买卖？我张让的逍遥庄园建得比皇宫都高，金银珠宝、奇珍异玩不计其数，你能有啥东西入得了我的法眼？”迟疑间，就见老者指指他的胯下，含笑不语。见此手势，张让暗想：“莫非他懂得‘阳道复生术’？要知道为了能阳道复生，我用尽天下偏方，甚至吃过人脑，却毫不见效。他若能帮我，我给他铸座金山都成！”想到这儿，张让喝住随从，跟老者进了酒肆雅座。

桌前坐定，老者自我介绍道：“老朽姓董名协，平素以游方治病为生。今日来到颍州，落脚悦来，没少得到百姓的关照。还望张公公能给老朽三分薄面，高抬贵手放过他们吧。”

“你以为你谁啊？除了当今皇上，我还没给过任何人面子！”张让也斜着董协，问：“说吧，做啥买卖？”

董协神秘一笑，从袖中掏出一只大如拳头、通体血红的活物来。仅看了一眼，张让便惊得目瞪口呆——血蟾蜍，一定是民间盛传的只闻其名不见其形的血蟾蜍！

据民间游医称，蟾蜍满身是宝，蟾酥、蟾衣、蟾头、蟾舌、蟾肝皆可入药，是清热解毒、利尿壮阳的上佳药材，而血蟾蜍更具奇效，只是人间罕见，极其难寻。找不到血蟾蜍，张让只好吃寻常蟾蜍。天天生吃活吞，直吃的肚子鼓鼓就像癞蛤蟆，却也没见半点反应。

瞅着张让吃惊的样子，董协轻轻一捏血蟾蜍的肚子。只听“咕”的一声响，蟾蜍吐出一团粘稠的液体。董协又取出药盒，将一团药末倒入蟾液中，然后揉成一颗药丸，递来：“这